

荆史钩沉

革命军
光复荆州记

□ 余波

1911年10月10日,武昌起义爆发,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。1911年10月18日晚,湖北宜昌军政分府的唐牺支宣布起义并光复宜昌。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,巩固长江上游地区,唐牺支带队于1911年11月19日兵分四路直逼荆州……

荆州八旗军

革命军来袭

清王朝以八旗驻防制度作为对全国进行统治的根本政治军事措施,在全国共设有八旗驻防点(即满城)97处,但清政府在南方仅仅设有成都、荆州、江宁、杭州4处满城。

湖北荆州府设八旗驻防,始于康熙二十二年(1682年)。荆州处于长江防线的中间,上可援成都,下可助江宁、杭州,它还是清军南下粤、桂的中路前哨。因此,荆州满城成为清朝在南方战略体系中重要的支撑点和枢纽。

清入关初期的荆州驻防是3年一换防,一般家属不随行,清朝统一全国、平定三藩之后变为长期驻防,广大官兵开始可以携带家眷。据《钦定八旗通志》记载,驻防之初,一次迁至荆州城的满、蒙官兵即达3543人,加上官兵家属共有1.5万余人。

此后逐年增加,截至清光绪八年(1882年),荆州驻防兵额为直省驻防军人数之首,有籍可查的八旗军户近2.6万人,荆州已成为清王朝在南方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基地。

八旗军在荆州城内设有满城,筑一界墙将府城从中一分为二,城东设为满城,城西为汉城。因为荆州城东部地势较高,对西部有居高临下之势,既便于监视汉城,也相对不受洪水灾害的影响。

满城内设有炮营、箭亭、兵器库、堆拔房、城上堆卡、火班房等100多处军事设施,南纪门外是计纵横448丈的演武厅,骑马马场则分布在荆州周边各县。



火炮攻城的革命军。

文物趣谈

在荆州,有两种独特的、完全不同类型的“国宝”,但却有着相同的特征——珍奇动物麋鹿与拥有巨大鹿角的战国中期出土文物。

“荆有云梦,犀兕麋鹿满之。”古时的荆州,拥有广袤无垠的云梦古泽,湖泊密布,河流纵横,非常适合麋鹿的生长与生活。在26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,以荆州(楚国)为中心的云梦古泽盛产麋鹿。在汉代文学家司马相如的《子虚赋》里,就有大量的关于楚王在云梦泽狩猎麋鹿的细致描绘。

在历史的演变中,由于气候的变化与人为的因素,麋鹿在汉朝末年就近绝种了。后来,残存的麋鹿被官家捕捉后,集中运送到皇家的猎苑内饲养,供皇族狩猎所用。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时期,以荆州(楚国)为中心的云梦古泽盛产麋鹿,后来繁殖到了255头,其家族后人于1983年将部分麋鹿送回中国。

1991年,国家在荆州石首天鹅洲建立了1533公顷的湿地自然保护区,先后于1993、1994和2003年分3次引进了94头麋鹿。经过10多年的繁殖,石首麋鹿保护区及荆江故道一带麋鹿野生种群达到2300头,成为世界上最大麋鹿野生种群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赞为“全球濒危物种保护的成功范例”。

目前,麋鹿在中国的种群数量接近

1万头,已有24个省份引进了麋鹿,饲养点和放归地共计81个。其中,江苏大丰麋鹿保护区的麋鹿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种群。石首能赢来“世界之最”,靠的是“野生”二字,即在6处、4000多头中拥有2300头!

麋鹿在北宋被八国联军掠夺而在 中国消失之前,麋鹿这个物种在荆州已经消失很久了。不过,这个“消失”,却是另外一种形式——被深深埋入到了地下。于是,考古人员在2000多年后从荆州的一些楚墓葬中发现了那些消失的“麋鹿”。

原来,荆州博物馆的考古人员从荆州的楚墓中出土了一些造型十分独特、头插杈杈横生的巨型麋鹿角的镇墓兽。其中,最有代表性的是1978年从荆州天星观1号楚墓的“镇墓兽”。高达170厘米,背向的双头由颈相连,颈下端合而为一,插入覆斗状的方形底座正中。两只兽头雕成变形龙面,巨眼圆睁,长舌伸至颈部,两头各插一对巨型鹿角,四只鹿角枝节盘错,转侧变幻,意象奇异,抽象意味极其浓厚。用华南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皮道坚的话来说,这件镇墓兽“最为壮观”。镇墓兽,是古代用于殉葬的神兽造型偶像,以兽类为主体造型,主要功用为镇墓安魂,所以称之为“镇墓兽”。只是,楚墓中出土的镇墓兽一般由木质方形底座、曲形兽体和真鹿角(分梅花鹿和麋鹿两种)三部分组成。这些头顶麋鹿角、独特的、唯有楚地才有的镇墓兽,有着单首与双首之



取得胜利的革命军。

戒严”,限制百姓出入,更不允许外人再进荆州。同时,为了加强防守力量,连魁还下令征集新兵。在连魁和恒龄的安排下,荆州不说固如金汤,但也不是能被轻易攻破的。

激战一个月

最初,革命军并不想跟荆州死磕,他们也知道荆州八旗军实力雄厚,硬拼的话,势必会两败俱伤,因此一直是采取劝降的方式。但此时,荆州将军连魁却不愿接受革命军的劝降,在这种情况下,革命军最终只能采取强攻。

从1911年10月10日武昌事起后,荆州就有民谣曰:旗人必丧马河下。可见荆州的民心已经开始倾斜,特别是饱受旗人欺凌的汉族居民。

为响应武昌起义,1911年10月18日晚,宜昌的唐牺支宣布起义并光复宜昌。为减轻清军对武昌的压力,巩固长江上游地区,于1911年11月19日率兵分四路直逼荆州。

11月19日,以管带邓金标、参谋胡定、革命军最终只能采取强攻。

11月23日夜,欧阳超又率一部偷袭了万城堤敌营,将敌逐至梅花桥。至此,八岭山和万城堤都落入革命军之手。

11月25日拂晓,革命军进攻梅花桥敌阵,将敌压缩在戴家湾西山地及秘师桥一线。此时,关克威已克荆门,截断襄阳与荆州的通道。唐牺支得到这些情况后,就在当夜开会商定于26日早发动总攻击。

11月26日拂晓,部队刚刚行动,敌左都统恒龄却集中了3000人开始反扑革命军梅花桥阵地。欧阳超部寡不敌众,势颇危急。好在八岭山邓金标部从侧翼出击,一举击溃敌人的戴家湾西南阵地。

滨江的沙市,同时亦被喻洪启部占领。这一仗,总共歼敌600多人,大获全胜。沙市被革命军占领后,革命军士气更加高昂,争先杀敌,将敌军压缩在荆州城内,杜绝粮草进入,并不时袭扰敌营。

为了稳定城内民心,奠定群众基础,革命军对荆州的汉族父老乡亲发布了告示:“尚望我父老释此疑团,处以镇定,坐着我部指日破城。破城之日,誓当扫尽腥秽,与我父老共登望江亭痛饮一觞,以洩我黄帝子孙二百余年之积愤,我父老其拭目俟之。”革命军通过宣传把矛头直指清军,城内汉族百姓坐观其变。清兵内外无援,依城死守。

1911年11月26日至12月6日,经过艰苦战斗,各路会攻荆州,并占领草市。7日,湖南西路安抚使王正雅、安襄郢阳招讨使季雨霖也过来增援,三路大

军汇集,革命义军军威更盛。

荆州八旗军实力虽强悍,但是此时荆州已是孤城,清廷及各省的清军都自顾不暇,根本无暇去救荆州。在革命军猛攻数日,荆州八旗军损失惨重,死伤过半,弹尽粮绝。12月10日主战派的左都统恒龄在旗民责骂声中,知败局已定,深感有负圣恩,举枪自杀。

光复荆州城

左都统恒龄自杀身亡,八旗兵军心涣散,旗人家属更是恐惧的不得了。连魁和右副都统松鹤见大势已去,乃再请比利时传教士马修德(中文名)与革命军重开和议。

1911年12月13日,革命军代表李桂林等4人和旗兵代表长龄等4人,外加日本领事、英国税务司及有关人员28人,在荆州城内天主教堂达成了出降七条:一、满族将军之主营各旗兵,上缴一切军械弹药及军用物品;二、城内满人与汉人军民同一法律,其主权及其支配也要受同一的权利和义务;三、满汉人的生命财产都受到保护;四、驻防满洲清军之公田、公产及其他财产均一律没收;五、满族儿童子的教育要和汉人一样,可以报考各所学校;六、满族人中极度困苦的旗民要帮助他们谋生,当兵的给他们发给六个月的恩饷;七、旗兵缴枪一支,赏十块银元,不许私藏枪支。(投降条款在1911年12月31日《时报》刊登)

这七条决议,可谓有理有据有节,既体现了革命党人的基本要求,也体现了对旗民的关怀。1911年12月17日(宣统三年十一月廿七日),连魁、松鹤持印信恭立道左,迎接革命军进城。八旗军部队在进行近一个月的抵抗后,终于向革命军投降。

次日,唐牺支自宜昌到荆州,设荆宜司司令部于道署,并奉黎元洪之命驻荆州办理善后。王正雅部驻满城,设本部于将军署,解散旗营残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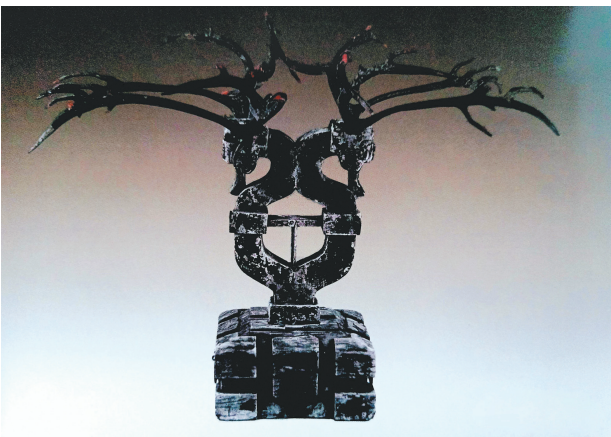
荆州将军连魁(清庆王第九嫡),家产丰厚,因为连魁是主动投降归顺的,所以革命军人城时并没有没收他的财产,连魁心怀感激,特捐出了15万银元作为革命军的军饷,以求平安。同时还率先上缴了来福枪340支,军火两箱。在他的带领下,1000多名旗兵也主动上缴了枪枝,革命军也按照承诺,给每位交枪的旗兵10元的奖励。城内躲避战火的市民也陆陆续续回到家中,商贸市集开始恢复,沙市的戏院也开始进行演出,城市在革命军的治理下井然有序。

至此,存在了256年(1655—1911年)的荆州驻防八旗军终于淹没在辛亥革命的洪流中,标志着清朝八旗军队在湖北的覆灭。

插着巨大鹿角的楚国神器

□ 张卫平

别,其形状怪异,面目狰狞,口吐长舌,凸目叉角。这种造型,有人认为是山神,有人认为是冥界“土伯”,也有人认为是龙。不过形象诡异,头顶鹿角的镇墓兽,具有非常浓厚的神秘色彩。考古发掘出土的镇墓兽,战国早期的比较少,主要集中在战国中期,而战国晚期的则未发现过。



镇墓兽(战国中期,高170厘米,1978年荆州天星观1号楚墓出土,荆州博物馆藏)

平展,昂首张口,气宇轩昂,作长鸣状。在凤鸟的背上,插着一对枝杈横生、角端尖锐的鹿角。全器通体髹黑漆为地,用红、黄、赭、银等色分别绘鸟羽纹和虎纹,神采飞扬,绚丽壮美!

古代凤和虎、鹿被视为神鸟和神兽,具有沟通天地、兴瑞辟邪的功力。

古人在制作这件艺术神器时,意将凤鸟置于中心地位,并将虎、鹿的功力集于凤鸟一身,使凤具有更加强大的神力。对此,长江大学楚文化研究院执行院长徐文武教授认为,“木雕虎座立凤将虎、凤和鹿角组合在一起,正是在原始思维影响下创造出来的一个神的形象”。

江津风物

人间『息壤』荆州城

□ 汪业盛

古希腊神话里有个“盗火”的英雄普罗米修斯,他盗取天火,把光明带给人间,被奥林匹斯众神之王宙斯惩罚,钉在高加索山上,每日承受风吹日晒和鸢鹰啄食之苦。

而华夏的传说中有个“盗土”英雄,他就是大禹的父亲鲧。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记载:洪水滔天,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,不待帝命。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。鲧复生禹。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。

上古时候,人间洪水滔天,一片汪洋,鲧受命治水。为了治水,他窃取了天帝的法宝“息壤”。天帝大怒,派遣火神祝融将鲧杀害于羽山之郊。鲧遇害后,尸身三年不腐,有人剖开其腹,诞生一子名“禹”。后来禹得到“息壤”,继承父亲遗志,平息水患,鼎定九州,从此人间太平。

据说,在大禹治水的最后时刻,有一处“海眼”怎么也堵不住,无奈之下,大禹只能以重宝“息壤”镇压“海眼”,方得大功告成。而这个“海眼”,就在荆州。

大家是不是很好奇,天帝的法宝“息壤”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?我也很好奇,于是查阅典籍,希望从古人的字里行间找到一些蛛丝马迹,还原“息壤”真相。

唐宋五代王仁裕《玉堂闲话·江陵书生》载:江陵南门之外,雍门之内,东垣下有小瓦堂室一所,高三尺许,具体而微。询其州人,曰:“此息壤也。”鞠其由,曰:“数百年前,此州忽为洪涛所漫,未没者三二版。州帅惶惧,不知所为。忽有人白之曰:‘州之郊暨间,有一书生博读甚广,才智出人,请召询之。’及召问之。‘此是息壤之地,在于南门。仆尝读《息壤记》云:禹湮洪水,兹有海眼,泛之无恒。禹乃凿石,造龙之宫室,置于穴中,以塞其水脉。后闻版筑此城,毁其旧制,是以有此怀襄之患。请掘而求之。’果于东垣之下,掘数尺,得石宫室,皆已毁损。荆帅于是重葺,以厚壤培之,其洪水乃绝。今于其上又起屋宇,志其处所。”

这是我找到的最早的关于荆州“息壤”的记载,讲了一个“江陵书生”的故事。说是几百年前(五代再往前几百年应该在唐朝时期),荆州发生了千年一遇的洪水,大半个州境都被淹没了,州帅惶恐忧惧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人对州帅说,乡间有一位书生,知识很渊博,或许会有办法。州帅把这位书生请过来询问,书生说:“大师,您知道吗,荆州乃是息壤之地啊,具体位置就在南门。我以前读过一本叫《息壤记》的书,里面记载,大禹治水,发现这里有海眼,于是用一块石头,雕刻了一座小型龙宫,把它镇压在海眼上,这样才阻断了水脉,这块石头就是‘息壤’。现在可能是因为‘息壤’发生了损毁,才导致水灾,您让人把它挖出来查看一下。”州帅让人一挖,果然挖出了这样一块石头,雕刻的宫殿都已经损坏了。于是清人重新修葺好,埋入原来土壤之中,洪水就平息了。

这则故事里说“息壤”是大禹镌刻而成,且形如龙宫,具体位置在荆州南门。

五代时期另一部典籍《溟洪录》载:江陵府南门有息壤焉。元和初,裴宙镇荆,掘之六尺,得一石,规模楼榭,悉仿荆城。其中空,径六尺八寸,甚工致。命徒之藩篱间。是春淫雨,四月不止,潦涨莫遏。人抱鱼之仇。会欧耿乘居楚山,驰问之。对以事迫,凿石弗及。令陶范为江陵城,内广六尺八寸,楼榭门阙无少差,于南门外八寸,掘深六尺,埋之当止。宙始惊叹昔人所填,从之。既瘞,祭之。岁屡隆起。

说是在唐朝元和年间,裴宙(应是“裴宙”之误)担任荆南节度使。有一次他从荆州城南门处的地下挖到了一块石头,这块石头大小“六尺八寸”,形状与荆州城很像。不久,淫雨连涸,下了四个多月,把整个荆州城都快变成龙宫了。裴宙急得焦头烂额,但却束手无策。这时候有个叫欧耿乘的人对裴宙说:“您不是挖到过一座小小的石头城啊?那是禹王治水时填海眼所用的息壤,您赶快把它重新埋到原来位置,雨水就会停止了。”裴宙惊讶地说:“是呀,我是挖到过这么个小玩意,可是我把它给扔了。现在事情紧急,一时半会肯定也找不到啊!”欧耿乘说:“那你让人以荆州城为原型,重新雕一块大小相同的石城作为替代吧。”裴宙听从欧耿乘的话,制作了一个“息壤”的高仿品,埋到原处,并进行祭祀,果然雨就住了。

北宋苏轼《息壤诗·叙》:今荆州南门外,有状若屋宇,陷入地中,而犹见其脊脊者。傍有石,记云,不可犯。舂锄所及,辄复如故。又颇以致雷雨,岁大旱,屡发有应。北宋王子融《息壤记》:庆历甲申,余以尚书郎莅荆州,自春至夏而不雨,逾走群祀,五月壬申,与郡僚过此地,无复隆起,而石屋檐已露。请掘取验,虽致水沴,亦足为快。因具舂锄,置土数百担以备,俟旦从事。是夕雷雨大至,远近沾沾,亟以犒组答焉。

苏轼与王子融虽然没有记录唐朝的这则传奇故事,但也以亲身经历讲述了荆州“息壤”的种种神奇。

南宋《舆地纪胜》:江陵府南门有息壤焉。唐元和中,裴宙牧荆州,掘之,得石城,与江陵城同,中径六尺八寸,徙弃之。是年,霖雨不止,遂埋之。这里把“裴宙”换成了“裴宇”,最后埋的是“息壤”原件,而不是替代品。

南宋张世南《游宦纪闻》中又略有不同:江陵城内有法济院,今俗称为地角寺,乃昔息壤祠。掘之,深六尺,得石城,与江陵同制,中径六尺八寸,并徙於墙壁间。是年,霖雨不止,江潦暴涨。从道士欧阳献之谋,复埋之,祭以酒脯而水止。这里“欧耿乘”变成了“道士欧阳献”,最后也是埋的“息壤”原件。

南宋范成大《吴船录》载:息壤在于城南门外,旧记以为不可犯,舂锄所及,辄复如故,又能致雷雨。唐元和中,裴宙为牧,掘之六尺,得石楼如江陵城楼状。是岁,霖雨为灾。用方士说复埋之,一夕如故,旧传如此。近岁遇旱,则郡守设祭掘之,舂其土于傍,以俟报应。往往掘至石楼之檐,而雨作矣,则复以故土还覆之。不闻其壤之息也,然掘土而致雨,则幸勿安云“亲验之而信”……

范成大是当时诗坛领袖,辛弃疾是词派宗师,他们都是正气凛然之辈,不是信口雌黄之徒,既然他们说“亲验之而信”,想来荆州南门“息壤”之说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了。

明代谢肇淛的《五杂俎·地部二》中记载与《游宦纪闻》和《吴船录》大致相同。

清代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中还记载了另一则与“息壤”有关的故事:荆州南门有息壤,其来旧矣,上有石记云:“犯之颇致雷雨。”康熙元年,荆州大旱,州人请掘息壤出南门外堤上。掘不数尺,有状若屋,而露其脊脊者。再下尺许,启扉而入,见一物正方,上锐下广,非土非木,亦非金石,有文如古篆。土人云“即息壤也”。急掩之。其夜大雨,历四十余日,江水泛溢,决没城堤,几坏城。

说是康熙年间,荆州发生旱灾。当地百姓请求把“息壤”挖掘出来,也许会带来大雨。果然从南门外挖到了“息壤”,也果然当天夜里就开始下大雨。掘到了开头,却没料到结尾,这大雨一下就是四十多天,导致“江水泛溢,决没城堤”,差点把荆州城都给毁了。

看到这里,我终于知道,原来不仅荆州是“息壤”的最终所在地,而且荆州城就是“息壤”的原型,或者说,荆州城其实是天帝法宝“息壤”在人间的映照吧。

鲧是城郭的发明者。《吴越春秋》载:“鲧筑城以卫君,造郭以守民,此城郭之始也。”其实鲧本来筑的只是“堤”,“堤”围起来就成了“城”。想来,鲧筑堤造城应当都是受到了“息壤”的启发。

大禹治水成功后,在荆山铸九鼎以定九州。似乎这“鼎”与“城”“堤”,在外形上都比较相似,可能也都源于这“息壤”吧。

突发奇想,说不定我的家乡荆州城就是古来最早的城郭呢。人间“息壤”地,天下第一城,想想都激动啊!